



特種性格的人們

科茲洛夫著

時代出版社

1938

特種性格的人們

蘇聯 科茲洛夫 著

曉 林 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В. И. Козлов

ЛЮДИ ОСОБОГО СКЛАД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3

內 容 提 要

本書作者現在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副主席，書中所敘述的是衛國戰爭時期他在敵後組織游擊運動時的一段經歷。

當白俄羅斯明斯克省被德寇佔領後，作者即轉入了地下。當時情況非常艱苦，游擊工作毫無基礎，但是由於他對黨的政策有深刻的體念和高度的組織才能，不到一年，白俄羅斯的游擊隊就發展成為幾萬人的隊伍，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榮膺了蘇聯英雄的稱號。

本書所提到的都是真人真事，文字樸實而故事生動，極富愛國主義及革命英雄主義的教育意義。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 45 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 年 1 月北京初版 195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850×1143 1/32 印張：11

1—29,070 冊 262 千字

本書主要人物

華西里·伊凡諾維奇·科茲洛夫——地下省委會書記，游擊兵團總司令。

阿歷克賽·費陀洛維奇·勃拉庚——地下省委會委員。

約塞夫·亞歷山大洛維奇·別列斯基——地下省委會委員，游擊兵團司令員。

伊凡·伊凡索維奇·伐爾伐歇尼亞——地下省委會委員，游擊兵團司令員。

阿歷克賽·蓋奧吉亦維奇·龐達爾——游擊兵團司令員。

羅曼·納烏莫維奇·馬初里斯基——游擊兵團司令員。

安德烈·斯杰巴諾維奇·路勿洛夫——游擊隊長。

葉夫脫拉脫·高爾巴契夫——游擊兵團司令員。

阿達本·馬依斯脫林柯——青年團地下工作者。

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達里陀維奇——游擊隊長。

巴脫林——游擊隊長。

費尼亞·卡諾諾娃——女青年團員，地下工作者。

斯塔里亞洛夫——游擊隊長。

華西里·季莫費葉維奇·密耳昆——游擊隊長。

尼古拉·尼古拉亦維奇·洛淑夫——游擊隊長。

華西里·札哈洛維奇·柯爾日——游擊隊隊長。

彼德林柯——游擊隊員。

娜塔麗雅——女偵察員。

定價 11,300 元

戰爭爆發之前，我是明斯克省黨委第二書記。那時，在共和國首都，在省的各城市和各區中心裏，正進行着特別巨大的工業建設。在明斯克，莫洛托夫無綫電廠剛剛興工，強大發電站的安裝工程正在結束，車床製造廠也大大地擴充了。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鮑利索夫還是一個不大的城市，但到戰前，它在工業方面，不但是明斯克省裏的，而且是整個共和國裏的有名的地方了。那兒建築了很大的火柴聯合製造廠，玻璃廠，鋼琴廠以及許多其他企業。在省裏的許多城市和鄉村中，新的發電站大量地發出了電光並供給了廉價的工業動力。十多個泥炭廠、很多製造磚瓦和各種建築材料的企業，在我們的各區生產着。省裏所有的機器拖拉機站，也都擁有最先進的技術裝備。

在每個城市和每個區裏，進行着空前的革新，新的工廠、工場大樓和住宅，在不斷地增加。

白俄羅斯變成了一個真正工業化的共和國。我們已經有了大規模的以先進技術為基礎的動力、燃料、機器製造、車床製造等工業，並且順利地發展着木材工業、紡織工業、皮革工業和食品工業的各部門。白俄羅斯工人階級的隊伍正在一天一天地壯大。

這些都是由於蘇聯政府、共產黨以及黨的中央委員會不斷地關懷我們共和國的發展和民族的幸福所

達到的成就。蘇聯各民族，特別是我們的老大哥——偉大的俄羅斯民族，經常地幫助着白俄羅斯的人民。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那一時期裏，發展了許多宏大的事業。相繼出現了科學院、國立大學、幾十個學院、專科中學和普通中學、歌舞院、話劇院、少年文化宮等，這一切都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所創建的。從前的工人、僱農、勞苦農民的孩子們，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代裏受到了高等教育之後，已能自己主持各學院和講座了。幾十萬份報紙、雜誌和書籍，每天從首都分發到白俄羅斯的各個角落裏去。列寧和斯大林的不朽著作，俄羅斯古典作家的作品和蘇聯作家的優秀的作品，都譯成了白俄羅斯文字。共和國民族詩人楊格·古拜拉和雅古勃·柯拉斯的作品，以及年輕一代的詩人、散文家的詩、韻文和長篇小說，也都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了。

在蘇聯憲法——真正自由的、幸福的憲法——的陽光普照之下，到處的生活豐富而光明地繁榮着。不但在城市裏實現了偉大的革新，而且在鄉村裏也實行着土壤改良工作。戰前不久，蘇聯政府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通過了關於白俄羅斯沼地排水的歷史性決議。蘇維埃白俄羅斯的集體農民們，用極大的創造性熱潮和喜悅歡迎了這個計劃。一九四一年春天，白俄羅斯全體人民開始向歷來是泥濘的地方進攻了。強大的浚泥機和掘土機日夜地鑿直着潛深着波列斯克河河床，成千輛拖拉機在肥沃的泥炭沼池裏進行着拓荒工作。

親愛的布爾什維克黨和政府，在極大的限度上以拖拉機、複雜打穀機、播種機和載重汽車供應了農業。大批列車，裝載着農業機器和礦質肥料，從莫斯科、哈爾科夫、斯大林格勒和烏拉爾開往白俄羅斯。

斯。於是集體農民們以興奮的勞動報答着政府和黨的關懷。

我還記得，在初夏的時候，我曾去過明斯克省的波列斯克等區。在斯路茨克、柳邦、斯塔羅賓等地逗留了一些時候，參觀過柳邦的查雷國營農場，到過一些不久之前還是不能通行的沼澤、泥濘和有瘡蚊的地方。而如今，這兒的多穗小麥牆一樣地挺立着，黑麥也長得有人那麼高了。革命以前，這兒的人得不到一塊麵包，他們穿着草鞋，受着流行病和貧窮的侵襲。但現在在查雷國營農場和鄰近的集體農莊裏，生活已不可言喻地繁榮了。

無論你走到哪一家，無論你和誰談話，——都過着光明快樂的生活。集體農民的一切都是足夠的，孩子們在七年制和十年制的學校裏讀書。爲集體勞動者服務的有鄉村俱樂部、閱覽室、電影院、診療所。從衣着和談吐上看來，他們和城市裏的居民並沒有兩樣。以前備受壓迫、痛苦萬般的波列斯克人，現在到哪兒去了呢？！

我曾去過紅湖。這裏是三個區的接壤地帶，這裏的鄉村有着古怪的名字，例如：沼後、黃蛇、青苔、籐蔓、濕松、榆林等等。

我走到這些鄉村裏，再度相信上述那些古怪的名字，已經不合時宜了，它對於我們的集體農莊，是一點也不合適了。現在這裏到處響着拖拉機的轟隆聲，集體農莊的莊員們忙着完成沼地的排水工作。籐蔓、沼後、黃蛇等村的人，已是區裏的前進的集體農民、肥沃土地的主人和豐收的能手了。

在回明斯克途中，我想我省的這些區裏，有着多麼美好的遠景！這裏對於發展工農業有着多麼大的可能性呵！在波列斯克，有着怎樣的英雄人物呵！

新的計劃在我的面前呈現了。我願日以繼夜地工作。

將近晚上十點鐘的時候，我回到了明斯克。省委常務委員會很快就召開了會議。會議拖得很久。當城市已經醒來，路上有了行人的時候，我們方才準備去休息。

在夏季，我是住在離明斯克三公里左右的城外，一回到家裏，往沙發上一躺，手裏拿着報紙，我就不知不覺地睡着了。

突然，家裏的電話鈴響了起來。我好像睡了還不到一分鐘，有誰會這樣早打電話來呢？

我拿起聽筒，對方說話的是白俄羅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書記阿符熙莫維奇同志。中央委員會要我去，我必須立刻動身。

司機衣服都還沒有脫。我在他的眼睛裏看到了詫異的神色。

「我們馬上就要出發，伏伊季克同志，」我輕聲說，「你先去將汽車準備好。」

我回到房裏，在桌上拿起公事包，怕吵醒其他的人，悄悄地走了出來。

伏伊季克開動了汽車。當我們在這駛行的短促的時間裏，我盡力猜想忽然召集的原因。發生了什麼事了？為什麼一小時前當我們散會的時候，什麼也不曉得呢？

司機有時對我看一下，似乎希望從我這裏能聽到些什麼。

「大概有什麼重要的事吧，非常緊急的……」

「不知道，尤濟克，」我坦白地說，「什麼也不曉得。」

到達中央委員會後，我就走到會客室裏去。這裏已經來了許多中央常委會的委員、人民委員會和省

委的領導人員。一些愁悶的嚴峻的焦慮的臉，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

波諾馬聯柯同志走了出來，他和我們打過招呼後，就用素常所有的沉着而平和的聲音，邀我們到他的辦公室裏去。我們進去後，像平常一樣，分坐在桌子的兩旁，而潘杰連芒·康德臘契維奇則靠着自己的桌子坐下。他慢吞吞地將一張紙翻了過去，沉吟了一下後，就霍地站起，毫無一點特殊不安的神色，開始用扼要而斷斷續續的語句說道：

「同志們，我接到了正式的通知，法西斯德國向我們祖國侵犯了，敵人不宣而戰，向我們進行偷襲。我們的邊防軍進行了艱苦的戰鬥，勇敢地堅守着他們的陣綫，巨大的兵團參加了戰鬥，必須馬上……」

潘杰連芒·康德臘契維奇的話並沒有說完，因為這時電話機發出了響聲。波諾馬聯柯拿起聽筒：

「喂，」他低聲地說，以後就激動地大聲說道：「斯大林同志，我在聽您說。」

我們全都聳耳傾聽了。

波諾馬聯柯同志仔細地聽完了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的話後，堅決而有信心地對我們說：

「同志們！必須立刻把一切力量支援前綫。敵人接近了。我們所負擔的是巨大的任務……」

當時我們就通過了支援部隊和兵團的專門計劃。我們派中央常委會的委員和政府委員們帶着重大的緊急任務到邊境的各省和各區去。共和國宣布已進入戰時狀態，並擬訂了實施動員的措施。此時黨政的當前任務，是保證運輸和郵電部門能繼續不斷地工作。特別注意的是保護居民的問題，同時通過了各項決定：加強防空勤務，建立城市的防彈防毒掩避所，大力保護工業目標、交通樞紐和郵電設備。莫斯科

和各省各區的黨組織，奉命舉行黨的積極分子會議，而在各工廠、各集體農莊、各國營農場和各機關裏召開羣衆大會。

這就是白俄羅斯共產黨（布）中央常委會和共和國政府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所舉行的第一次聯席會議。

重大和艱鉅的工作在前面等待着我們。我趁着閒空的時候給家裏打了一個電話。在聽筒裏，我聽出了妻子驚慌不安的聲音，顯然，關於發生了戰爭的事，家裏也已經知道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你什麼時候回來？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還從來沒有聽到親愛的人有這樣焦慮不安的聲音。這是戰爭呵！在平常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知道今天、明天、甚至後天將要做些什麼。可是現在怎麼辦呢？大概，這個情況是每家都有的！就在此刻，我們的邊防軍，在勃烈斯特和彼烈梅施列，在那羅伐和薩那，拚命地阻止了敵方坦克的瘋狂進攻……

「我今天大概是不能回來，」我盡量顯得鎮靜地回答說，「發生了什麼事，你自己也知道了……我們現在就要到各工廠去……」

這是我在明斯克和家裏最後一次的談話……

從戰爭一爆發的頭幾天，敵機就在城市和郊區的上空出現了。後來，黑壓壓烏雲似的法西斯轟炸機羣，不斷地空襲明斯克，炸毀了住宅和工廠，殺害了和平居民。在城市上空，進行着空戰，我們的飛行員，表現了英勇的奇蹟。在戰鬥中，蘇聯飛行員經常是以一敵五，甚至是以一敵十。雖然有些飛行員犧牲在這種衆寡懸殊的戰鬥裏了，但希特勒匪徒也遭到了很大的損失：明斯克城郊到處是燒毀了的法西斯

飛機的殘骸。

在明斯克上空的戰鬥中，飛行員伐西里·柯基那基表現得特別英勇，他是著名的駕駛員蘇聯英雄符拉基米爾·柯基那基的兄弟。在幾天之內，他和他的戰友們在對法西斯轟炸機進行的戰鬥中，打下了近十架敵機。有一次，伐西里·柯基那基的飛機在戰鬥中損壞了，雖然如此，但勇敢的飛行員還是繼續用精確的火力殲滅着敵人。

伐西里·柯基那基是英勇地犧牲在被烈敵包圍着的飛機中的。

蘇軍的指戰員們，以忘我的精神保衛着通向明斯克的要道，這種精神，簡直是無法想像的。我們勇敢的戰士們，在這裏消滅着成百輛的敵方坦克，千萬希特勒匪徒在這兒找到了自己的墳墓。白俄羅斯人民永遠記得在魯西雅諾夫將軍指揮下榮膺紅旗勳章的師團的戰士們的勇敢和功勳。這個師團在友鄰部隊和明斯克自衛隊的協助下，制止了古傑利安●寇羣一連幾晝夜的瘋狂進攻。在反坦克戰中，這個師團的戰士們，第一次使用了燃液瓶。他們迎着坦克爬去，將一束一束的榴彈扔在坦克的履帶下面。據蘇聯情報局公布，僅在六月二十七日一天之內，在明斯克一帶就消滅了敵方第三十九坦克軍團近三百輛坦克。

明斯克和省的共產黨員面前，擺着嚴重而複雜的任務。必須立刻盡可能採取一切辦法，搶救人民和重要物資，必須保衛城市，保衛它不受到重重的危險，防禦空襲，抵抗敵陸上部隊，阻止間諜、破壞者、施放信號及縱火者的各種陰謀活動。主要的是要在各處領導人民的愛國熱潮，不許張惶失措，不能漫無組織。

明斯克省的共產黨員們鼓勵並領導着全體勞動人民。

明斯克人既不畏懼殘酷的轟炸，也不害怕困難和考驗。工人們沒有離開過自己的車床，城市仍舊供應着水電。鐵路員工和我們的指戰員在一起，勇敢和奮不顧身地繼續維護着交通秩序並保證着列車能源地開赴前方。有時道路被敵人破壞了，但要不了的一小時，火車又通行。

明斯克人勇敢地和火災搏鬥着，他們在街道和屋頂上值班，在城郊建築防禦工事。自衛隊在城郊的大道上負起了戰鬥任務，明斯克和省裏各區的勞動人民，盡全力援助着蘇維埃祖國的軍隊。千萬愛國者參軍到前綫去了。

當希特勒匪徒已開始威脅明斯克和省裏的一些鄉村區域時，這時就必須疏散居民了，首先是孩子們和老人們。並且必須及時撤退所有重要物資：工業裝備、儲糧以及機器拖拉機站。這一切必須在艱鉅的情況下執行，——敵人已逼近明斯克了。

明斯克人就在這時候證明了他們是祖國的真正愛國者，表現了空前的勇敢和堅定。記得那時我到一個車床製造廠去。那裏的情景很怕人：四圍都是大火，大部分車間被破壞了，看來這裏已經沒有一個活着的人了。但是事實上差不多全廠的員工仍舊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工作着。很難令人相信，僅僅在兩晝夜內，他們便能拆卸和包裝了全部的機器，而且大部分裝上了列車。現在精確儀器車間的工作也將結束了。這個車間的屋頂差不多已全部炸毀，只有牆壁還兀自矗立着。疲憊不堪面孔黝黑的工人們，拆卸和包裝着複雜而貴重的車床。工廠上空進行着空戰，人們一面從破壞了的屋頂中望着天空，一面仍繼續工作。當

我們的戰鬥機趕走了法西斯轟炸機時，工人們就一個個地挺直了身子，高興地向天空裏搖搖手裏的螺旋鉗，——又開始工作。他們一面工作，一面監視着天空。敵機來轟炸時，就伏在地下，可是有些人即使在空襲時也不肯停下手來。他們想着的只有一個問題：怎樣能更快地搶救工廠的裝備，不讓它落在敵人的手裏。彷彿人們忘記了危險，忘記了極端的疲勞，甚至忘記了自己的傷口。

我看到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他扛着那麼沉重的東西，要是在平常的時候，大概他連移動都不能移動它一下。我走過去想幫忙，但他將空着的一隻手揚了一下，他自己一個人將這沉重的東西從車間裏搬了出去。

後來我在工廠黨委書記那裏打聽到這是打鐵車間的主任伊凡·彼德洛維奇·列普尼茨基。在這工廠裏，打鐵車間是持有廠裏流動紅旗的完成先進生產計劃的一個車間。

這都是在開戰後的第四天的事。敵人在明斯克一帶碰到了猛烈的抵抗後，就開始向城市迂迴過來。這消息是從我們兵團的參謀部那裏得來的，於是廠長和黨的小組長在廠裏召開了黨員和積極分子的緊急會議。

「來得及將一切都運走嗎？」就是這個問題激動了這短促的會議上所有的人。

他們決定了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疏散全部的工廠設備，到萬不得已時，便留下一部分機器埋入地下。

我贊同了這集體的決議。

其他企業，也採取了這種辦法。凡是不能運走的都埋藏了，破壞了，絕不留給敵人。

明斯克起火了，蘇維埃街就像是怒號着的火海一樣。人們已經一刻不停地工作了好幾晝夜。等到城裏已經不能再待下去的時候，我們就搬到了郊外。

我們同時也關心着省裏的各區，和他們一直保持着密切聯系。爲了黨的地下工作，我們積極培養幹部。戰爭的第二天，白俄羅斯共產黨（布）省委常委會就召開了各區書記會議。

那時最重要的事，是要及時地做好準備，使黨組織轉入秘密狀態。爲了使整個工作更有把握，我們將省委委員和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全權代表的名義分派到各地去。省會書記約塞夫·亞歷山大洛維奇·別列斯基被派往明斯克省第二個工業中心——鮑利索夫去保證有效的黨的領導，並將該地工業轉爲國防工業。省委書記伊凡·傑尼索維奇·伐爾伐歇尼亞被派往老路和斯路茨克。省的檢察長阿歷克賽·蓋奧吉亦維奇·龐達爾被派往斯莫列維奇和契爾文各區。羅曼·納烏莫維奇·馬初里斯基那時候是普列施謙尼奇區委第一書記。我們同時委派他保證對洛高伊區的領導。魯斯斯克區委書記尼古拉·普羅柯夫維奇·波克洛夫斯基除了本區以外，我們還委託他同時負責領導普霍維奇區。

我們和省裏其他各區的聯系也沒有中斷過。各處都在籌劃游擊隊的根據地，並開始準備建立大規模黨團的地下活動。我和離省最遠的一個區柳邦通了電話，區委書記古里茨基同志應徵參加蘇聯軍隊了。所以我叫區委常務委員兼區執委會主席路勿洛夫聽電話。

「喂，您好嗎，安德烈·斯杰巴諾維奇？」我問他。

「我們在支持着，」路勿洛夫回答說，「我們組織了自衛隊，建築了防禦工事，區裏的人都有了戰鬥準備。」